

擘經室集

三

聖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摹刻天發神識碑跋

復程竹盒編修書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隋大業當陽縣王泉山寺錢鏐字跋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卷二

文言說

數說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岐秀麥圖跋

江鄉籌運圖跋

糧船量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隋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姓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礮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戈文

晉真子飛霜鏡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獲石記

二郎廟疏圃獲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泚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揭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甄攷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臨本序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焦山仰止軒記

連理王樹堂壽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墓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攷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蔗查集序

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言堂集後序

緣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邗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鵲山房集序

郭書屏鶴井集序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羣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郝戶部山海經跋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葵考

化州橘記

自鳴鐘說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坑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肇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茲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瑾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瑾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尙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凱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纖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趙宋閭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

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下真蹟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啟真書門逕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宣和書譜王導初師鍾衛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爲大行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法因此梁亡之後秘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秘之顏氏家訓云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十卷方知陶隱居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襲加以真偽淆雜當時已稱難辨陶隱居答武帝啟云羲之從失郡告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僧智永爲年十七八全放此人異書故遂與之相似見世南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者爲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道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羲之故賞虞派購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爲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見唐書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之其篤好可知矣慕義獻者惟尊南派故寶泉述書賦自

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唐四於北齊祇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義獻諸蹟皆爲南朝秘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蘭亭一紙唐初始出歐褚奉勅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法既成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卽其派所從出詳見唐書稱詢始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帝所好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衛二家爲南北所同托始至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道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唐書本傳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諸書碑石襍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詳見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道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其實褚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詳見中唐時南派字跡但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

版人人共見縑楮罕能遍習至宋人閣譚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蕕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鄒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義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尙風流拘守舊法罕冒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遒秀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書者之名卽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于北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畧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趙崔悅盧諶魏崔潛崔宏盧偃盧遵崔浩崔簡崔衡崔光崔高崔亮崔張黎谷渾沈合馨盧悅元黎廣江式崔高客崔亮崔高澄崔伯源崔延魯明根劉瓘郭祚沈法會李思穆柳僧習夏侯道遷庾道王世弼王由蔣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憲沈肅李綸趙彥深崔楷孫伯禮劉仁之宇文忠之沈瓌北齊杜弼李彥張景仁樊遜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北齊杜弼李彥張季舒蕭慨源楷賈德貞顏之推姚淑王思誠釋道常北周冀儼趙文深黎景熙沈昶盧昌衡蕭揚薛溫顏慎柳宏裴漢趙寶慶寶璵世基虞綽盧元禮蕭揚薛溫顏隋丁道護龐復侯孝直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諶盧偃盧遵皆世傳鍾衛索靖之法見崔浩傳齊姚元標亦得崔法崔浩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

亂之餘書跡鄧樞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惟
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齊末
秘書繕寫賢于往日多矣武平造周冀偽趙文淵皆
爲名家豈書法遠不及南朝哉我

朝乾隆嘉慶間元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

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

使君碑高貞碑高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

平道興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啟法寺龍

藏寺諸碑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

諸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

鍾王蕭傳云子雲自言善效元常逸少而微實成南

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

云世習鍾衛索靖工書善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

語而已絕無一語及于師法義獻正史具在可按而

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爲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

學秩然乃強使革其祖姓爲後他族可歟北朝諸史

崔廬之書自非朝廷文詔四方書檄初不安染故世

無遺文尤善草隸崔悅與范陽盧謨齊名謨法鍾繇

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諸傳子偃儼

書黎廣從司徒崔浩學楷篆世傳其法高遵頗有筆

札穆伯源書鍾繇法劉惔善草隸沈法會能隸書李
寶連善隸篆劉仁之工與草張景仁工草隸姚元標
工書知名韓毅以工書顯蕭懷善草隸源楷善草隸
劉遜工草書冀偽善隸書泉元禮頗閑草隸蕭善草隸

草隸薛慎善草書柳宏工草隸虞世基善草隸虞綽
工草隸盧昌衡工草行書房彥謙善草隸閔嘏草隸
尤善實慶工草隸楊素工草隸實璉工草隸凡此各
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王者此外書斷書史
之言皆未足深據其間惟梁王褒本屬南派褒入北

周貴游翕然學褒書趙文淵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成

至于碑榜王褒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

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

風格据此可見南派入北惟有王褒高祖近在關中

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

考己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

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詈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

書家多爲閣帖所囿且若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

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

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穎敏之士振

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

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禱歟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

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

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

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

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爲眞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難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末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識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郃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臨明文選惟帖是

尙字全變爲眞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卽以焦山瘞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校體似相近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甌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橙懸仲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厦細旃之上勅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磨崖巨石照耀區夏詢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襍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稊聲體稊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咲彤虞廟碑歐虞恭歐皇甫君碑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

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爲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氏顏氏真卿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托蹟歐陽益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盛若其商權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卽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爲念夫不復以姿媚爲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爲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

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爲千古風流此後美質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強入南派昧所從來是使李固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定武龍神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搨本耳夫臨搨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褚之不能互相同卽知歐褚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真定武本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真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外賴上張金界奴騫異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崇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鈎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屢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潤妍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

名囿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瀟爲骨江左南瀟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敘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迹也

摹刻天發神識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識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撫刻以昭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于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

方折之勢疑卽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識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泰華雙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盦編修 邦憲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禽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圓熟與閣帖棗木模稜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真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卽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迥

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輒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開帖者無似義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開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榻之本畫一改爲渾圓模稜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

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郅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禊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己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卽知兩本之必不同於蘭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尙未必如定武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鈎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踪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尙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妍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真迹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

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矢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可知之隱然爲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在至契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輒字拓本跋

此輒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墓人爲墳匠人寫坯尙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尙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義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也義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謝子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益爲閣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義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獨此也宋元嘉字輒亦尙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轉勾摹可盡據乎

永和元年十月

晉泰元九年十月庚子

宋元嘉廿二年己巳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鑊鑊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鑊鑊字揚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偽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充玉泉道場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學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

得爲文不得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湮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章說文曰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文錯畫也象交文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

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卽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尙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尙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

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

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

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稿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

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官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歧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余年撫江

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丈蒙谷爲畫此圖此二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

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尙瑞符却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四百萬石于江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數萬洵洵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民爲緯夫幫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帮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整肅過濟寧南下焉濟寧東昌等處城門晝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叱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慣爲緯夫之饑民咸令人緯以防亂也二十年冬雪窗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

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其五千船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其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頒鏡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卽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卽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也卽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

